

花开云南

中国梦 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意象云南

YIXIANG YUNNAN

高洪波 / 著





中国梦 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ZHUOCHUANG YUANCHENG ORIGINAL CHILDREN'S LITERATURE PRECIOUS BOOKS SERIES

意象云南

YIXIANG YUNNAN

高洪波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意象云南 / 高洪波著. —昆明: 晨光出版社,
2018. 1

(花开云南: 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

ISBN 978-7-5414-9029-3

I. ①意… II. ①高…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8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4299号



高洪波◎著

出版人 吉 彤

责任编辑 杨 凯

装帧设计 周 鑫

插 画 李 昂

责任校对 杨小彤

责任印制 廖颖坤

邮 编 650034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新闻出版大楼

出版发行 云南出版集团 晨光出版社

电 话 0871-64186745 (发行部)

0871-64178927 (互联网营销部)

法律顾问 云南上首律师事务所 杜晓秋

排 版 云南安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装 云南创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8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4-9029-3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2.5

字 数 102千

定 价 25.00元

凡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Zongxu

序

花开彩云之南 盛世文学流芳

云南出版集团董事长

李维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在这39.4万平方千米的土地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有着多样的地理地貌、气候环境和生物种类。丰富多彩的自然环境孕育了25个少数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民俗风情与传说故事，这使得云南成了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

充满神奇色彩的地方总是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美丽故事。故事是最能吸引人的。这些美丽的故事来自西双版纳热带雨林，来自独龙江边高黎贡山深处，来自香格里拉的雪山草甸，来自怒江、来自丽江、来自玉溪、来自楚雄、来自大理……云南独特的地域民族文化形成了云南独特的地域文学叙事特色。把少数民族文化传统与奇异多彩的边地自然风光融入文学创作中，文学作品必然会带有引人入胜的异域人文风情与趣味盎然的自然生态景

观。这种独特的地域文学叙事特色恰恰是适合儿童文学生长的肥沃土壤，同时也构建出独具云南特色的儿童文学风貌，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从20世纪著名的“太阳鸟”作家群到今天的“七彩云南”作家群，云南儿童文学作家以其独特的边疆叙事特色，从不同的角度展现着云南民族团结、和谐美好、繁花似锦的盛世图景。

“花开云南——中国梦原创儿童文学精品书系”意在展现当代云南儿童文学创作的这幅盛世图景。该书系在过去云南儿童文学斐然成就的基础上，继往开来，融入时代的气息与精神，以更广阔更丰富的内涵诠释着彩云之南边疆少年儿童的“中国梦”。

书中收入的一部部儿童文学作品就如同一朵朵鲜花，开放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散发着迷人的芬芳。

该书系从“纵向”“横向”两个方面展示了当代云南儿童文学的面貌。

从“纵向”看，书系收入了云南老中青三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的作品。吴然、普飞等老一辈具有代表性的“太阳鸟”儿童文学作家，依然保持着高品质的创作，他们的力作让“太阳鸟”在今天再铸辉煌。普飞的原创新作《灵魂鸟》从云南峨山县的往事说起，带着我们感受风起云涌的历史气息与脉动；吴然的散文《我们的民族小学》则生动地描写了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通过今昔对比，展现了在现代化发展的今天，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教育现状的巨变。除了老作家，一批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也显示出旺盛的创作力。余雷的原创长篇小说《钥匙瓜》以云南白族地区为背景，讲述了白族男孩康登寻找白族传说中的钥匙瓜的故事，书中的白族歌谣与传说，让故事充满了浓浓的民族韵味。沈涛是一位优秀的小学老师，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儿童文学

作家。她创作的《草尖上的露珠》是一部校园题材的小说，作品以一个小学生的视角来描写城乡间的差距，对留守儿童题材的持续关注，体现出作家沈涛的社会责任感。年轻作家段磊以香格里拉藏族的传统活动“羌姆”为题材，用现代的叙事方式描写了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

从“横向”看，书系打破了云南儿童文学只由本土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传统格局，邀请了不少省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加入创作的队伍。来自上海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以西双版纳跨境民族生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天上的船》，精彩的丛林冒险故事中表现出大宇宙大生命的视角；同样来自上海的著名幻想文学作家彭懿则以不一样的视角来审视云南，他以神秘的香格里拉为背景，创作了长篇幻想小说《灵狐少年》，将幻想与神秘的民族文化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样以香格里拉为创作背景，来自东北的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薛涛则以诗意而厚重的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长篇小说《白银河》，作品深掘了生命的意义与精神的信仰。著名作家高洪波曾经在云南生活过，他创作的散文作品《意象云南》，描绘了诗意葱茏的云南风光和风情。这些省外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家以不同的视角来描写云南，丰富了创作的元素，为云南的儿童文学创作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另外，该书系还有成人文学作家的加入。长期生活在怒江地区的少数民族作家马瑞翎创作的长篇小说《寻找石月亮》，对怒族、傈僳族的生活进行了生动传神的再现；李夏的长篇小说《吉祥山谷》则以彝族聚居的楚雄为背景，将彝族的民间刺绣绝技与当代少年的探索精神结合在一起，体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以及绿水青山的生态环保主题。

正是由于老作家依然以高品质的创作散发着光与热，中年作家以旺盛的创作力结出丰硕的果实，年轻的作家以新的姿态勇登儿童文学的舞台，全国各地的作家以外来者的眼光重新凝视云南，成人文学作家带着深厚的创作功底华丽转型，让云南儿童文学在新的时代百花齐放，在高原之上高峰频现。

新时代的云南儿童文学展现出新的时代气息，云南不再是传统的、封闭的云南，云南的儿童文学也不再仅仅停留于自我的表达，而是走出了固有的单一视角，以开放的多角度去凝视，以不同的方式去进行文学的构建。这种凝视和构建使得云南的儿童文学在地域文学叙事的基础上展现出开放的、包容的、具有生命力的姿态。

目录

Mulu

大荒田 /001

走出大荒田 /008

那时候 /026

吃·穿·住·行 /030

再说军营的吃 /043

喝酒的感觉 /051

美食 /054

菠萝与菠萝蜜 /058

边陲红雨 /062

蛤蚧声声 /067

蜂蜜 /071

香肠 /077

采菌 /082

昆明夜市 /087

操场 /092

大猪与大象 /096

目录

Mulu

老部队 /099

夜映琐记 /105

山野听歌 /110

伐木声声 /114

南疆刀趣 /119

石林拾叶 /124

水罐 /129

当兵的人 /133

边防线上 /137

主持人 /142

飞翔在高原 /146

石 /157

札记两篇 /159

通关宿营记 /165

哀牢山记 /169

大荒田

不久前，云南一位女散文家先燕云写了一本上乘的游记，记录了她探寻川滇茶马古道的各种采访心得和札记。先燕云的书名嘱我题写——心游大荒。

题写“心游大荒”四个简单的字时，我奇怪地联想到大荒田。这是我书写过十年的一个地名。神驰八极，心游大荒，八极对大荒，可见“大荒”是一个何等辽阔、空茫的空间概念和地域概念！

是大荒田使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这一身份的转变，也是大荒田成为我青春岁月的十载见证。在云南军旅，无论走到哪里，野营拉练也好，奉命外出采访也罢，大荒田都给人一种家的归宿感。关于这一处神奇的所在，我从1969年的3月成为



它的一分子到1978年的5月离开，我的文学启蒙、我的体能增长、我的爱情生活，一律同大荒田密不可分。初入伍时，我的身高一米七二，体重五十二公斤，瘦弱干巴；离开大荒田时，我的身高一米七八，体重六十三公斤。体重、身高与思想一同成熟。在大荒田，我参加了“九大”的欢庆，也感受到林彪“九一三”事件的冲击；在大荒田，我与战友们或慷慨高歌对酒浇愁，或挥汗练武纵论天下。大荒田是寄托着青年士兵梦幻与理想的所在，又是严酷的现实战胜一切虚妄的场所。

大荒田的军营生活是我难忘的。

大凡没当过兵的人，对军营总觉得神秘、威严，觉得哨兵的枪刺上，挑着的都像是军事机密。

我的军营，便是以这一面貌迎迓我的。它有个让人一听便觉得毛骨悚然的名称——大荒田。关于大荒田名称的来龙去脉，我没做过翔实的考证，但仅就字面上的意义而言，可以想见修建军营之前这一地点的荒凉。事实上，它也荒凉得很可以了，四围山峦黝黑，树木极少，风刮起时，尘土飞扬，发出阵阵啸叫，令人心慌气短。

大荒田军营建于解放初期，当初把苏军的建筑图纸全盘照搬过来，非但有军官俱乐部，就连厕所也极讲究，这一点在极长的时间内成为“流水的兵”们的笑柄。但轮到我们这一茬新兵进入军营时，“铁打的营盘”已经显得十分破败了。操场犁成

耕地大种玉米；图书馆封闭，存书全部拉到造纸厂进行脱胎换骨的手术；“军官俱乐部”改成听报告的小礼堂；单杠、双杠像孤儿般站在冬日的寒风里。这一切倒是映衬出了规模宏大的各类“语录墙”的峻伟来。

“新兵”是个很特殊的名词。当上新兵，首先意味着身份的改变，告别了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介入另一种不习惯的、古板严格的纪律之中。另外，新兵又代表着幼稚、胆怯，随便看到哪一位衣不合体、帽戴不正而又衣帽簇新的新兵，老兵们都可能随意指点着或嘲讽着。这时，十有八九的新兵渴望在一瞬间改变自己的形象。当然有办法！用新军装去换一套旧军衣。可惜的是即便换上旧军装，也换不掉“老百姓”的内核，一举手，一投足，仍显示出“新意”。因此，这种交换往往没有任何成效地收场了。

新兵阶段过得很快，行话是“当兵三天算老兵”，这也许是对每一位新兵的最大安慰。我记忆里最深刻的，是新兵班长、一位苗族老兵的箫声，以及他兴之所至吹出的紧急集合的哨音。

这位班长来自贵州省玉屏县，该县所产的箫笛是国内驰名的。班长携带一管箫笛入伍，闲时抚弄，虽非高手，却音韵悠悠，给我的新兵生活添了不少情致。班长姓杨，后来接触多了，才知道苗族大多为潘、杨两姓。

杨班长人极善良，且有文化，是他们同乡中的秀才。对待我



们这群小新兵，也从不摆盛气凌人的老兵架子，相反倒是平易近人得很，让我们每每产生受宠若惊之感。可杨班长的责任心又极强，也许他怕我们以后难以适应高度紧张的军营生活，而军营生活的标志之一是“紧急集合”，因此，他便时不时地以这一项目训练我们。

既为“紧急集合”，就说明集合时要不顾一切地“快”，要拼着命地“赶”，多抢出一秒钟的时间，胜利就多了一分把握——这一观念至今还钉子般楔在我的大脑皮层里。

当时常常在酣梦中被一声长哨惊醒，于是，黑暗之中胡乱穿好衣服，摸着黑按“三横压两竖”打背包，塞入一双鞋子，便拼命奔出房门。操场上，杨班长早已恭候多时了，宣布一下时间消耗量，指责一下最后一名出门者，“演习”就告一段落，回头再重温旧梦。有时，杨班长心血来潮，一晚上要训练我们两三次。这种训练的结果，使我一听到哨声（哪怕是篮球场上裁判员的哨声）就腿肚子转筋，心率加快。为了取得好名次，我研究了被子的最快折叠法、背包绳的高速捆绑法，并在闲暇时反复演练。我的热情使一床新军被在很短的时间内露出了棉絮，但我却取得了“紧急集合”的第一名。

尽管现代化的战争已不那么器重“单兵训练”，尤其不注意一个士兵打背包速度的快慢，而且许多国家的军人配备了睡袋（多让人嫉妒的发明），可我一想起当年的紧急集合训练，心

里还是美滋滋的，觉得学到了本领。别的不说，在珍惜时间、分秒必争这一观念上，不乏可取之处。

新兵时代的确极短暂。一年过后，大荒田军营内又涌入一群羞怯而单纯的小伙子，在他们重复着与我们相同的训练项目时，我已经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手插在裤袋里赏心悦目地打量着他们。

在我的军营四周，有好些散落在山峦上、河岸旁、田野间的村庄，这些村庄大多被秀美的绿竹掩映着，显得幽远而神秘。慢慢地，我发现这些村庄的名字有些古怪，有的叫“大薛营”，有的叫“前卫”，有的叫“前哨”，有的叫“马舍所”。这些村名，让人联想起古代屯垦戍边的士兵和他们的亲眷，想起他们在莽林和蛮荒之地拓荒垦地、种植谷物、饲养农畜的英勇行为。

这种判断被事实所证明是确切的。那是我在一个村庄里集训新兵时的收获。当时，我已入伍数载，并已成为一名军官了。

我以新兵连指导员的身份住在生产队的会计家中。会计是我的同龄人，他有一位当小学教师的贤淑的妻子，还有一位年迈的爷爷同他住在一处。

冬日里的农舍，较之军营自然舒适得多，有火烤，有茶喝，且有瓜子随着典故嗑着吃。每天训练完毕，便坐在火炉边聊天（当地称“吹牛”）。从老人口中，我知道军营附近的居民均



非土著，而是在明代迁徙来的。老人对故乡记得甚明白，说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我对南京不熟，但我相信老人的先人来自南京，而且很可能是戍卒们的后裔。“柳树湾高石坎”者，想必是军旅誓师出征的地点吧？另一个可能，是朱元璋苛政的牺牲品。这位皇帝老儿曾大杀功臣，株连甚广，把我房东的祖先们充军云南这一当年的瘴疠之乡是完全可能的。这些村民们谈吐文雅，“吃饭”必称“请饭”，舒服则称“安逸”，生火煮饭，叫“燃火煮饭”。这些词语的运用，极易让人联想起房东老大爷的祖先曾有过的高贵身份，所以，一时让我崇敬不已。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却不是考古，而是老人讲述的大荒田的变迁。老人告诉我，我的军营和军营四周的山峦，曾有过森林和众多的野兽，全不似如今这般秃头秃脑的可怜相。那时河畔古木苍苍，猴群奔掠，金钱豹常在村口徘徊，风光、气候都美不胜收！吃山珍也如到菜园子里割一棵菜花般方便。

“老大爷，您说的是哪年哪月的皇历呀？”我问。

“不远，就是‘饿饭’前几年的时候。”老人答道。

“饿饭”是当地农民们的一种特殊的时间称谓，我知道，这指的是1960年至1962年。换言之，在我的军营修建伊始，这大荒田真的是一派莽莽老林，而前辈士兵们正是在这莽林中拓出一座军营来的！

森林是在什么时候消失的呢？绿色一下子隐入黝黑裸露的

山峦，只留下岩石、沙砾和稀疏的茅草，这座凄楚的、以“大荒田”三个字为坐标位置的军营又是从哪一年起才名正言顺的呢？我的疑问其实很好解答：1958年的大炼钢铁，伐尽了林木。

我年轻的房东轻声地告诉我，在他小的时候，的确看见过豹子在村边的林子里踱步，那绿莹莹的眼睛，吓得他病了一场。而现在别说什么豹子，就连兔子都懒得光临了。村民们为一担柴火常常要跑几十公里山路，到远处去砍伐。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人类的手便粗暴地改变了自然景观，想来真有些不可思议！

训练新兵归来，我因身体不适很快被批准复员，大荒田的军营梦，也因复员而告终。但一想起军营内外绿色植物的匮乏，至今还觉得少了点什么。毕竟我曾把军营当过自己的家，而任谁也不愿自己的家破败衰落，让人望而生畏的。

算起来我告别大荒田军营的时间一晃已经二十年，当年一同入伍的伙伴，有的当了师长，有的当了团政委、后勤部长，再不是“紧急集合”时手忙脚乱的小新兵了。军营在他们的手中想必是焕然一新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我真愿再回到军营，重新听听那悠悠的箫声和尖厉的哨声，爬一爬梦中的山峦……



走出大荒田

走出大荒田当然只能是暂时的。

事实上，“九大”刚结束我们就离开了大荒田，这时我已从师部的新兵营分到炮团的新兵连，与一群1969年入伍的四川兵、广西兵一起接受了炮团迫击炮营的新兵训练。这种新兵训练的总体时间不足两个月，当老兵退伍工作一开始，我们就一律分到连队。我所在的连队是迫击炮一连，这个连有许多面锦旗陈列在会议室，顶有名的一面是“一炮命中望江灯塔连”——渡江战役时受到的奖励。连长是现任的团长，一个胖胖的中年人，形如弥勒，和蔼可亲，叫苏自动——一个有趣的名字。政委叫杨立功，政治处主任叫孟光辉，参谋长叫马唯一，他们的名字都很形象易记。包括指导员陈固修，不过1969年时他还只是